# 靜娛亭筆記

#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三

靜娛亭筆記

# 靜娱亭筆記卷三

賀縣張培仁子遷著

## 羸越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摶力鉤卒羸越之法按商子聖人作一以摶之又摶民以待以外事然後愚可去而王可以致則摶力知其爲秦法也左傳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鉤卒杜註云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則鉤卒知爲越法也

汧城鑿穴

柳子厚文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按文選潘岳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乃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保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之守睢陽相類

書盟

晉盧志字宣仁好學不倦朝夕惟焚香讀書嘗與書盟曰願與此君終老

裴癥釋義

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閑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盛於宋而劇賊亦工章句如此

行香子詞

湖海搜奇有行香子詞惜不知誰作詞云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鱗鱗粧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撫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些香說些話讀些書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屋清幽野花繡地

卻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銘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莫問來由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王方伯楹聯

湖北王小蓮方伯大經自題其署中聽事聯云岳牧班崇欲任賢能須正己何宜賣重喜聞過失賴同寅又一聯云莫嫌老境頹唐鐵骨冰心堅素行祇愧庸才忝竊春蒞秋蒞負歸期可想見此老懷抱

洪稚存論詩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美王方伯太岳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倀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說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蔣侍御和甯詩如

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確守家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入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悉非已有王侍講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塤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

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
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甕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
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
遊春衫裳倜儻蔣檢討（蘅）詩如長孺戇直至老益堅
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
淺語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游山出雲時
有奇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
（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
露秋蟬舞風病鶴顧進士（敬恒）詩如半空鶴唳清響

四流瞿主簿善詩如危樓斷簫驚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蕙詩如獨行空谷時遇疏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官服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片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蒼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舉唐州牧紳詩

如盆栽紅藥沼畜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
能傾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
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
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
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累未忘黎
明經簡詩如怒猊抉石激電搜林趙郡丞懷玉詩如
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
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楊戶部
芳燦詩如金碧樓臺炫人心目楊布政揆詩如滇溟

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 星衍 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張檢討 問陶 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 道生 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緗檢劉刺史 大觀 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 蔚光 詩如百卉作花艷奪桃李徐大令 書受 詩如陳平宴客葷具雜陳趙大令 希璜 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伊太守 秉綬 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 體 詩如松風竹籟足爽心神張司馬 炫 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 鉴 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金秀才 學蓮 詩如殘蟾照

海新燕窺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著花金莖浥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著鹽味別百果邵進士保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堤游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陶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涉險驊騮攖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

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又曰王蘭泉司寇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一格也

此病豈獨論詩爲然哉方今達官之用人試官之閱文非痛改此病斷不能得眞才也

又曰余輓翁閣學方綱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

少性靈詩益金石之學為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

三北海

又云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為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為最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為最

梵書精語

佛有三不能能空一切相成萬智而不能即滅空業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能知羣有性窮往刦事而不能化導無緣

僧肇論曰如來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　註五衍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五菩薩

瓔珞經云五分法香戒香攝身定香攝意慧香攝亂解脫香攝倒見知香攝無明

止觀云六度對治六蔽布施治慳貪持戒治破戒忍辱治瞋恚精進治懈怠靜慮治散亂智慧治愚癡陳宣帝懺文云登六度舟入三昧海

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於無垢人

監司守令貴乎有才若膺疆寄者則不貴有才而貴有識虛己求賢知人善任則集衆才以爲才雖無才不害其爲有識也

有識尙己尤貴持公道否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縱有識而爲勢利所制有識如無識矣

天下有兩種人最難共事曰多疑寡斷曰固執不通多疑則天下無可信之人固執視萬事無兩全之道縱傾肝吐膽開心見誠而彼之疑未化也縱揣時度勢較短絜長而彼之執自若也顧多疑有時反爲人

所慰而驟然信之固執反為時所迫而貿然行之彼方自以為吾斷矣吾通矣而孰知人之欺蒙吾轉甚事之扞格者益多耶是殆終其身無斷之時終其身無通之日也已

良相與良醫並稱醫人與醫國無二理也病有本源專治其標不可病入腠理專攻其外不可醫有餘之病易醫不足之病難醫初起之病易醫沉痼之病難虛中夾邪當設法和解之寒中有熱宜因勢利導之毋諱疾忌醫毋養癰貽患毋膜視夫瘠痍而加之脫

削毋綴圖夫癖疥而任其蔓延利濟爲懷痌瘝在抱培養元氣先圖補救之方綏靖羣生胥登仁壽之域民病蘇國脉固矣

人心之險如太行人情之薄如秋雲險者愼之則履險如夷不可自蹈於險也薄者矯之則反薄爲厚不可同趨於薄也

天下事有宜整不宜散者亦有宜疏不宜密者整之則綱領可得散之則心志不齊也疏之則簡便易行密之則煩重難舉也昔整今散以爲可杜把持之弊

昔疏今密以爲可絕侵佔之風豈知縱不把持而別有居奇之法一任私相授受無從復其主名矣縱不侵佔而反遂豪奪之謀必至屢事更張不復嚴其限制矣古人立法之善遠過今人安得以一時權宜遂謂可垂諸久遠而不思規復舊章因勢利導也耶散者整之密者疏之在𪗋言𪗋雖劉晏復生不能易其說也

題王育泉丈小輞川別墅楹聯曰地鄰飛騎橋邊問當年一船箏笛萬隊旌旂彈指話滄桑只安排水國

逍遥已是鯤池莊叟境　春到聽鶯時節看此夕對月題詩臨風把酒散懷忘泛梗且領略畫圖結構儼然鹿砦右丞居

何悔餘太史撰題襟館楹帖云當年多士登龍追陪雅集湖漁洋修禊賓谷題襟招來濟濟英髦翰墨壯江山之色繫玉鈎芳草綠蘸歌衫金帶名葩香霏吟席揚華摛藻至今傳宏獎風流賢使君提唱騷壇誰
淇梅閣聯詩蕪城續賦　此日有人騎鶴爛漫閒遊悵文選樓空蕃釐觀圮閱盡茫茫浩劫園林剩瓦礫

之場祇濤畔吹簫二分月古灣頭打槳十里春深補
柳栽桑漸次復承平景象大都會搜尋勝槩我欲雷
塘泛酒蜀井評泉
都轉題揚州平山堂之平遠樓云三級纍增高兩點
金焦助起杯中吟興　雙峯今聳秀萬株松栝湧來
檻外清聲
題粤東鄭仙祠云秦有鄭仙漢有安仙傳志强區分
終以龍門爲信史　產於東海遊於南海煙霞徧蹤
跡獨從羊石闢清都　又云景埒浮邱壯麗出碧虛

覯之右　名齊抱朴冲舉在勾漏令以前　又云蟬蛻感浮生餉之大棗如瓜綠蒲似玉　鼇頭增勝會界以荒坡黃菊古寺紅棉
春明交游之盛實爲行省所無舉凡窮鄉僻壤平素不能相見者一旦合并而闈部寺院職守判然不相猜忌今日訂文字飲明日踐花月場畸人高士可以傲睨王侯老師宿儒可以傾動朝野筵陳絲竹而未聞議其侈靡會號車輪而且嫌其疏闊沽春買夏歡聚友朋送抱推襟忘形爾汝顧又非泛濫而鮮有區

別也於數十年之內千百人之中擇其性情相近臭味相投者得三五知己焉同心白首久要不忘千里一室離合罔間慨自浮沉宦海能無仰睇泬寥作落月停雲之想哉

寬大與姑息異精細與瑣屑異果決與剛愎異方正與拘迂異勤奮與輕躁異暇豫與疲玩異豐厚與豪奢異節儉與吝嗇異伉爽與粗疏異慎密與曲謹異明敏與苛刻異渾厚與糊塗異機警與矯詐異樸實與鄙鈍異圓通與巧滑異鎮靜與膠執異深沉與詭

譎異坦白與淺率異威重與倨傲異謙卑與諂佞異知其異者邪正以分公私以別君子小人烏能相冒然而辨之不易辨也

才士目空千古俯視一切放言高論胸臆自逞以爲旻旻獨造絕不拾人牙慧是直坐井觀天大端莫如經史近日說經者不屑附所好爲穿鑿說史者不欲騎牆故作翻案別謂新奇可喜實則離經畔道背理害義謬種流傳將來醫之者闕徒以飽蠹耳或曰如子之說筆墨將廢矣曰是又不然酌古準今審時度

勢眞知灼見持論名通又安在不可以自成一子乎

張孟詞

朱文正公 珪 贈張孟詞 騰蛟 詩云八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

儷語

杞人憂天宋人獻日 揳肩 搔騷 救月陶匏祀天

司祿益食司金益富司命益年 堯翼之精舜斗之精禹參之精 七種寶成月五色石補天 歲星善

滑稽　角宿好游戲　冬至日照三不覆九夏至日照九不覆三周髀經　月信死信生日誠出誠入　天以北辰爲心地以太華爲腹　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當　日天之司徒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天之司空姓文名申字子光　作詭成易蠢假縉終　四時和謂之玉燭萬物嘉謂之醴泉　太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前漢書魏相傳　虙犧六峇管子虙犧作六峇以迎陰陽猶算法也　大禹九疇　明皇花

烏使淵聖花石綱　漢黨始於機揣宋禍起於調停

仲舒博古齊澣道今　李文靖無口匏李沆爲相中外官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時人謂之無口匏　趙韓王有耳鐺宋雷德驤劾趙普貪縱上怒曰鼎鐺猶有耳況普社稷臣乎

汲黯招之不來揮之不去　黃憲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顏延之語

副得吾皮持得吾肉育得吾骨慧得吾髓達磨語

論杜詩

東坡謂老杜自比稷契人或有疑之不觀其詩乎舜

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是何等見識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是何等胸襟

漁洋詩摘句

竹裡書連屋花時水到門　雁門雪懷抱龍唇琴　公才推畫省歸夢繞青山　翡翠簾垂處鷓鴣香定時　翠羽洛川女班騅明下童　豆棚聽雨坐草閣倚晴看　文章曾逐鹿蹤跡各冥鴻　月出孤松頂泉流白石根　雲氣流銀浦人家在玉壺　蓬蒋岐路遠松桂玉堂寒　金庭仙吏宅紫竹野人家

商颷正搖落桂樹且淹留 甘與雪霜潔羞增桃李妍 十里稻畦合孤村蓮葉齊 水鄉蝦菜足秋色鵲鵰華低 芳樹春連屋晴川日在門 溪山成久別松桂故依然 青山尚招隱白髮好經春 小山餘桂樹殘雪過梅花 晴天華頂鶴春日赤城霞 偶來臨水坐已似入山深高枕蓮花漏焚香貝葉經 溪流功德水僧返淨居天 雪瀑穿松竹春沙僑鷺鷗 蒓鱸吾計得魚麥此生閒 浩江通白帝劍閣上青天 老幹猶存古孤花開至今 豐樂花時雪

軒轅雪後峯　菩提本無樹般若亦非舟　紅藥香過雨白鶴唳迎秋　鶴脛喻從圜吏得驪唇書向化人來　何似襄陽坐磐石還如栗里撫孤松　高林翠阜出旁苑紅葉綠浪鋪丹青　久貪殷浩周旋我不屑桓溫爲馭卿　由來名士皆耽隱詎有佳人不讀書　人言北海知元德我道東坡似樂天　武夷游罷眞聞道蓬觀歸來再讀書　淸規誰似邴根矩眞樂無如榮啟期　玉茗又開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

符雪樵詩摘句

石縱出天勢松沉藏澗聲　插天孤塔倚雲白奔海長江捲樹青　酒情慷慨逢人易劍氣縱橫入世難

政平除莠易事急束薪難　洗兵風雨從天下破陣雷霆動地來　眼前身似粟天際鶴無條　明月白成水梅花香在天　地含九秋氣天與半窗山

叔寶苦愁潘若鬢茂陵憐病沈憐腰　淒凉似爾何曾慣結習如予已盡消

#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四

靜娛亭筆記卷四

賀縣張培仁子達著

治褒瑣言

偶讀治褒瑣言嘆非俗吏所能爲保靖胡恕堂中丞興仁以拔貢就職州判後升陝西褒城縣令其治褒瑣言云褒城居漢中府之東北山城斗大地瘠民貧竊以清苦易支而賠累則難支審案不難而辦差則實難前任何君耿繩光君朝魁各歷任三四年各賠累數萬金推原其故褒邑地丁銀額征八千五百餘

兩每兩完錢一千五百文運錢至漢郡易銀解至司庫所需還脚及添平火耗等項每解一兩需錢一千八九百文是錢糧一項每年需賠錢四千餘串加以差事絡繹不絕每年藏中喇嘛等人至京進貢每一起分三次過境每起用驢馬二百餘匹人夫三四百名不等每驢馬一頭東至留壩西至沔縣需錢四百八十文每夫一名需錢六百四十文文有使費酒席所費不貲舊規於差事未到之前派差二十名日給口食錢二千四百文見有路過客商將驢馬拉交店

中每騾一頭日給喂養錢二百文差到上路每日給
盲價錢二百四十文名之曰拉牲差役往往與騾夫
互鬭鬭勝則差役將騾夫拉來鬭敗則騾夫逸去怨
聲載道路絕行人予到任後日坐大堂勤理民事案
不留牘距城七十里之南壩高臺寺向爲征收錢糧
之所予就所到之鄉審理詞訟問民疾苦與父老閒
談久之如家人父子又多置簿籍聽訟之餘時問及
兩造居處人口産業親戚族黨隨時記載積二年之
久居然成帙一縣之民情風土莫不瞭如指掌雲蘭

飭太守云胡令時時查保甲處處查保甲不僅造門
牌便算了事即指此也予宰褒城既久民間漸次信
從乃集紳耆而商之曰此地差事多在冬春之間正
在農隙之時民間所畜騾馬何不雇與本官如差事
將到之時余遣署差知會各里大里雇騾馬十餘頭
小里七八頭凡送留壩者每頭給錢四百八十文衆
咸曰願受雇惟慮打過站耳余示以斷不令爾等受
過站之累每有差事予單騎至留壩城外俟差一到
即將騾馬領回不令過站往來商旅不受拉牲口之

之累每屜騾馬一頭每日省喂養錢二百文每月即可省錢六七十千文若用百騾可省錢六七百千並會同留壩廳沔五廳縣稟明陝撫移咨川督將例不支應之差或刪減之或革除之以後遂無折價之事故在任四年賠累較少於前任諸公矣又查得本城貿易之王姓韓姓殷實可靠褒邑徵收地丁銀兩民間皆折錢完納官爲運至漢郡易銀多有耗折乃令王韓二姓領錢作本貿易錢不取息但隨時代換銀兩從此不運錢赴漢中換銀矣既省運費而換銀之

價亦不大喫虧而地丁一項亦不大受賠累矣余每
下鄉回署倘値暮夜比戶執燈相照有官民一體之
樂予任褒四載有餘不取民間一草一木而錢糧差
事均不致受大累且留其盈以贈後來之人可見天
下無不可化之民官肯盡一分心自有一分效驗忽
奉檄調長安民日夜環大堂痛哭予亦泫然憶蔣民
衣上有再留一刻亦天恩之句滋予愧矣甲辰春蒙
恩擢川東道路過褒城百姓扶老攜幼迓舊令尹
猶不絕於道顧而樂之口占云山城斗大古褒州地

瘠民貧苦應酬十四年前曾作宰八千里外此重遊棧雲又度黃官嶺仙跡猶存白石頭父老競迎前令尹悅無斁澤至今留甚紀實也

胡中丞以縣令起家擢至浙江巡撫引退後僑寓星沙優游林下者十餘年有白傅之風流極園亭詩酒之樂孰知其筮仕之初即值瘠苦之區幾至以賠累去官也農夫耕作之苦人盡知之矣牧令之苦況有筆難盡述者寒士出身者往往不免胡公所嘗之苦況特其一二端耳秦中民氣質樸一

遇好官即知感戴胡公既具聽訟之才有應務之智又值此易感之民三者合而善舉出焉而胡公之循聲由是而出矣吾獨念胡公未蒞任以前各上司若不知褒城缺分之苦辦差之難竟不為此缺設法調濟俾官是邑者不致視為畏途而安心以理民事乎若非有賢令則賠累之苦勢必日累一日不肖者或轉以他事累民則官與民相仇而事將不可問吾願天下之為大吏者欲予民以安必予官以安俾無賠累之苦則能者可以展其才

劣者亦無所藉口劾去之何足惜或曰如子之言將使各大吏分廉以給之乎亦難徧矣應之曰有苦缺必有優缺合府廳州縣之優者而分潤焉但令此心無私可對下屬斷無不敷之理於何證之證之於聖言曰均無貧

事宜照理而行

胡恕堂中丞又云人之升沉禍福不能預料予宰漢中府屬之褒城三閱寒暑以缺苦差繁從不晉省謁上臺道光十一年史荔園方伯以首邑長安缺議應

調之員衆謂無如朝邑令常蓉舫瀚者其才其貌皆非予所及方伯云秋閻咸甯縣將開缺較優於此可以位置斯人胡令官聲好亦能辦事遂以予調長安令道光十九年予由福州守擢四川成綿永道在署臬司任內丁父憂回籍終制後到京甫三日授川北道時二十四年也由京過陝常君尚宰咸甯殆其擢牧乾州予已撫浙矣　道光二十一年浙江甯紹道缺出閩督顏魯輿先生欲舉予浙撫劉玉坡欲舉潼商道鹿澤長盝因其時海疆不靖有　詔以此缺緊

冒捷聞　賞黃馬褂騎都尉世職公感激流涕刺盡忠報國四字於臂以示其部曲衆皆感動公與羅公合兵駐軍山嶺屢破賊俄蘄州告急留公札移羅公軍援之副將玉山進曰兵分則力單不如并力以攻老巢公韙之乃弗遣爲長蛇陣而進俾水軍駛而下戰良久賊不支水軍多擲火蛋焚賊舟數十公從陸路躡之於半壁山斬級數百回視覆舟之賊未沒者游濁波間尙無數也是夕田家鎮之賊蘄州之賊悉焚營而遁時總督楊霈所將北軍怯甚公乃與羅公

之師並渡江敗賊於蘄州之蓮花橋時賊酋陳玉成羅大綱皆在黃梅之大河埔公師次雙城驛賊二萬據高阜以薄我我軍堅持不動少頃公突起淩而勝之賊反居其下乘高壓擊呼聲動山谷賊皆奔我師遂圍黃梅公率衆攻城傷腦血流被面尙大呼諸軍肉薄而登遂復黃梅殺賊無算渠水盡赤賊奔湖口公屯官牌夾羅公屯小池口合兵攻九江城久不能下時咸豐四年之十二月也我水師狃於常勝乘銳駛入內湖賊壅土壅其下流舟不得出其泊外江者

又爲暴風擊碎過半賊因而乘之損我舟百餘隻時楊霈師駐廣濟恐賊之襲己也走德安藉口防賊北竄賊遂尾之自武穴以趨漢口復陷武昌巡撫陶公恩培死之時曾公羅公率師援江右路阻不及援賊分兵陷岳家口擾沔陽之仙桃鎮荆襄大震公孤懸一軍於潯陽城下百道仰攻城堅守固竟不克下公憤甚五年七月十八日驟病薨於軍中年三十九

自洪逆横發於粤西之金田攻桂林撲長沙粤楚向多會匪從而附之遂乘勢而出楚南北名城數

十俱不能保將帥工於趨避士卒習於潰逃從未有手援桴鼓躬冒矢石奮然爲士卒先者惟塔公起偏裨率勇士與敢死之寇角軍容爲之一變大小百餘戰未嘗纖毫失利獨蘇驍賊數萬臨陣背一槍一矛一套馬索一賊來犯取長馬索掣之顛即取佩刀斬之乃　天不慭留使鼓行東下救淪胥於水火之中爲可悲也公身長七尺曉文義勇藝絕人料敵制勝暗合古兵法臨陣每舍騎而徒自持幟爲士卒先與同甘苦故皆樂爲之用設使

天假之年金陵悍酋以爭財選色樂極而生猜忌旋至相殺使公輔曾公率師赴之戡難之大局已定矣何待延之十餘年後哉以江西人恃公以全有疏請公專剿九江者遂奉　旨命公務克潯陽而後下維時金陵統兵之帥務持重於賊酋相殺時不克出奇計以復金陵坐失機會良可惜也

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與羅公合兵剿賊戰於小池口小有斬獲公策馬追擊二十里親兵未及從四面皆賊蹤乃匿村舍中賊之巡查者來

民以公所乘之追風騧置坎中覆以草騧竟不鳴賊索公不得而去比夜以一小舟送公回營騧乃大嘶鳴公曰徐之明日來迎汝公歸次日村民送騧至乃厚犒之此天幸也爲大將者愼之

一陸大令述先德

陽湖陸祁生大令繼輅品端學粹工詩古文尤峻潔今錄其述先府君逸事云世父弈清先生性嚴厲先君歸自粵西年六十矣偶持論不合世父怒府君長跪謝適有同里某公過府君見而訝之問而驚歎良

久憮然曰我誠非人因探懷中出片紙示府君則訟其兄之詞也府君笑而毀之并招其兄至留飲極歡而罷此事先太孺人嘗舉以訓繼輅繼輅幼時習聞之但知府君克盡弟道老而不衰爲不可及耳稍長乃嘆世父風義之古今日思之某公之勇於改過亦豈易覯耶嗚呼四十餘年之間人事可勝言哉

崔鈞

尺幅中有烟波無盡之槪眞有功世敎之文

集中又有書崔鈞事云崔鈞山西長治人家貧以賣

鐵爲業旣贏入貲戸部得從九品官年且六十選廣西武宣巡檢嘉慶二年狆苗作亂官軍拒紅水江而營議戰未决鈞自詣軍門請言事大府以老師糜餉方徬徨無可爲計遽見之鈞因言曰能破狆苗者擺邏猺勇也能調擺邏猺勇者泗城故土司岑文淵也鈞請間行至文淵所說之然官卑不足取信若得大府令箭一枝持往慮不濟矣許之三日而文淵以猺勇至官軍渡江從之一戰白扣再戰板葩三戰板街四戰雅口五戰新會六戰册亨皆捷生擒其魁狆苗

平大府奏請超擢西隆州知州州部議不可擢舊州州
判　賜藍翎久之調補羅城知縣再調馬平來賓劇
盜張老二者聚衆爲刦捕之數年大府以鈞能委代
緝鈞固有所聞獨身出鎭南關移檄安南國王中國
有逋者十三人在安南境或言王實匿之王欲自明
期三日以十三人者來安南王恐即日發兵從鈞搜
獲十一人以歸大府聞而大驚不敢隱鈞遂以擅越
界被劾奉　旨革職發烏魯木齊效力贖罪鈞在烏
魯木齊六年年七十餘嘗白都統某某處有金銀氣

可開礦供新疆經費都統以爲妄不敢　上聞鈞既奉　赦歸猶時時攘臂言之且日此說行無復帑金出嘉峪關矣陸繼輅日嗟乎豪傑之士及其老而衰身爲戍卒猶惓惓　國計所言不必驗君子壯其志矣豪傑之士賫志以歿者何可勝惜如鈞者猶其遇焉者也

一結無限感慨

㸃

謦戒

又作謦戒云舉近厚毀近薄而夫子並言無之又申

之曰其有所試益於醫加愼焉嗚呼聖人之慮遠矣吾今而知醫之禍人烈也吾性好醫人嘗見某生文以爲佳而醫之於吾友吾友者素以吾言爲可信者也而以女字之數年某生耽於嬉盡廢所學吾友微有聞則擕以之官閉置之使不得逞某生窘詭爲父書請離婚而歸其子其悖謬至此吾聞之而怦然心以不安也吾惡知其生者非隱恃吾醫始耽於嬉而廢學也是吾以醫禍之也而禍吾友之女則猶其顯焉者也必也如夫子之不失聽而後醫可得而試也

作警戒以自責焉亦冀某生聞之而卒改其行以薄吾之責也

其言近而淺其寄託遠而深

雲南回逆

彭于蕃太守崧毓曰滇南漢回之亂皆日始於緬甯報怨尋仇其來已久不知緬甯之怨不若永昌之深也道光二十七年林文忠公平定迤西七哨之巨猾多已伏誅漢回亦相安矣咸豐六年之變初據姚州繼陷大理七年圍省城四處驛騷雖以銅山張制府

之剛柔互用智勇兼施而仍未底定說者但以緬甯之宿怨當之猶未中肯綮也咸豐三年臨安府之漢人與南安州之回人爭石羊銀廠仇殺多命郡守請兵剿捕大府恇怯其張皇遂撤委代之者仰承憲意重賞殺人者而遣之去大府深獎其能於是此術盛行而受害者切齒於地方官矣夫官之甘爲怨府豈得已哉特以在上者意旨所向曲意承迎苟圖一時之寵榮遂釀巨禍彼高才捷足之輩吾不知其所稅駕矣

滇事于藩所親歷故不禁有謂而言惜其所記殺人者是漢是回所謂大府者亦無姓名大約是乃其疏漏處

黄生幸免

陸祁孫大令曰陽湖黄樸山載華應順天鄉試試之日僮奴誤以常所誦習書一巨册雜筆硯置一筐中樸山不及檢攜之舉場爲搜檢者所獲發刑部時金公光悌爲刑部郎承訊樸山不知書所從至其僮奴始知稟闈不可攜書大悔恨痛哭詣刑部陳狀金公

疑未決樸山曰易耳凡懷挾者便繙閱耳某讀此書素熟公不信請爲公誦之遂背誦至終卷不悞一字金公驚嘆以告侍郎周公與岱以問於　朝事得白後成進士

唐代尙不禁懷挾有置書冊於架而任應試士子翻閱者蓋文理不通者雖書籍滿前亦無用也近則應試者懷挾文字皆照例治罪此君爲家僮所累至發刑部審辦能將所帶書背誦如流如此犯人誠不易得而問官虛衷研鞫竟爲昭雪如此問

官近今亦罕見

神醫

楚南陳益有易三傳曰易三沅陵人年三十餘居常德東市爲逆旅主人有老人行乞市中日來求食體潰爛疽臭穢不可近易心哀之日以淨食給之老人旋求僦居亦納焉老人朝出暮歸蹌踉多怪狀家人皆恨且詈易獨不然居且一年老人病痢糞赤白下雜疽臭益不可近易殷勤以待無畏惡色老人夜分呼易曰吾有意於子久矣子誠善也吾術可授子吾

固不患疽亦不患痢姑試予耳易諦視老人體如常人及視所下赤白糞皆澄清可鏡心異之次日早老人呼易至東郭高岡懐中出所乞食盂取水祝令沸以短刀置盂水中不仆戒之曰吾術可以醫百病祝水不沸刀不竪不可治即治不可受人財又不可妄傳人易俯首謝老人忽不見遂聞吾乃張姓云易得術急欲醫人以驗其術適其稚子患腹痛乃祝水割腹而滌其臟中之穢積其妻突見之大號易笑曰無恐以手納其腸胃而按所割處其子即愈如無病人

視所割處無痕迹由是名漸著人有疾延易治之無不手到輒痊數十年病者就門求醫無虛日乾隆庚午五月巡撫開公以監司董公薦延入署治病易椎魯凡見達官不爲禮又醫無方無藥中丞嫌其鄙而誕也遣歸久之病者愈皆與易先告之期合中丞大異之卑禮再延之入署卒男女羅拜呼神仙知其廉僅酬白金二十兩不受會垣中延易治病者紛紛而來易皆應之雖老從不乘輿入市步行如飛觀者塞路呼神仙不置予嘗於友人見之古心古貌不苟言

笑年已八十三矣尙善啖其視病以手中指診病者額覘其指輒知病由不待病者言不可治者不治可治輕則撫摩或以楮書病者姓名及生年月日取數尺布至家祝以盂水書符於布內向空焚之告以某日當愈無不愈者以予所見未嘗須劄治也不受絲毫謝遵老人教也代病者祀神之胙肉避而不食卽食犬亦斃嘗語予云吾治病吾不能知有主之者假吾手耳人欲傳其術則曰吾術非不傳無可傳者吾嘗授朱生矣生得吾術治制府某公病受五十金吾

詰之詐應曰無五日死吾治病之術必用元神水元神水者赤子之眞可以質幽明而無憾者也初老人授易時兼遺一盂易歸視之金質也重六兩後易父母死薦佛事需金而金無可措乃鑠成金錠平之竟重十兩足追薦及喪葬之用忽一日老人至以鑠盂詰之易愧駭無以應乃袖出盂曰某日盂至我所仍還子子善寶之易欲隨老人去老人曰未也待子年八十六時再晤耳故易常自計浮生祇餘三歲云易爲人敦龎堅樸雖出入貴人之門不以光寵自矜歸

則與子孫安耕鑿有子四人孫十餘人妻亦八十老而不以名字自著人呼易先生應呼易神仙應即呼易三亦應

老人張姓其

三丰仙師平易既得其醫法以拯世人之苦俾各臻於仁壽易之功即　仙師之功易之超昇仙位亦可知矣

大壽

楚南孫艮貴湯老人傳曰湯老人居漢陽門下自言

生明萬歷四十四年爲楚王府護軍先是康熙乙未老人百有十歲出自咸甯山中告於人曰我先明小臣先哭熊經略次哭楊都堂死閹逆之難又哭賀閣老死國變遯山中七十餘年矣今遇聖朝擬出而享太平之福見者疑信相半老人曰若曹年地誠後聞定秀才尚在是知我者是時定先生已九十三歲以貢爲訓導告歸已久聞之扶杖而前熟視良久曰是眞我先子故人湯雲山也今尚在耶亟再拜稱人中老人乃大笑翔步而去有訟產者經數官不決老

人曰非我莫解遂謁令於堂曰是天啟七年乙祖某價置某姓之業也曾與飲署名令閱乙契艮然乃懲甲而判焉始信老人生於明萬歷年間者非謾言也邑中人以其年請於官官乃聞於　朝獲　旌錫焉越三十年爲乾隆乙丑老人已一百四十歲予過鄂垣乃造門晉謁見老人龐眉炯目矍鑠如五六十許人喜健談偶談及熊楊諸公事輒哭及魏奄乾兒李魯生與楚學借手誅擊楚士以洩憤於清流頓怒髮上指予亦爲之憤懣次年制府又以人瑞請於　朝

得
　恩旨准食五品俸又五年乃卒
此與吾粤藍老人事相類老人名祥粤西宜山縣人世業農亦因民間爭田興訟時已嘉慶年間契據則康熙中葉者令不能決執契者曰有證佐藍祥在蓋當日在場作中者令異之召之來一訊而決問其年已一百四十餘歲矣洵人瑞也事聞於
　朝得邀
仁宗御製詩章以寵之　特旨建花甲重周之坊食四品俸又數年乃終老人能畫花卉兼工書壽星

予得其一幀寶藏之

世人之壽至八十餘已屬僅見乃　本朝丁尚書阜保徐相國元夢梁侍講同書趙觀察翼潘榕皐舍人弈雋謝編修啟祚蔡相國新沈歸愚尚書德潛皆壽至九十餘王祭酒世芳竟至百四十歲依然康健如常熙朝人瑞盛矣哉至里巷中人言上壽者又不知凡幾

明熹宗后

觀奕翁曰乾隆四十五年余從友人處借得一書曰

聖后艱難記盖記明天啟張皇后遭客魏之釁逮國變殉難衆龔芝麓尚書所作尚書常客太康伯張國紀幕中因據所聞記之余惜其稍繁遂加刪節以便觀覽

懿安皇后張氏明熹宗之配諱嫣小字寶珠河南祥符縣人父張國紀諸生家貧甚晨起爲人徵租見棄女於道旁臥雪中不死亦不啼怪而視之適有異僧過其側謂國紀曰此女當大貴可收養之本兜率天中司花女因塵心未淨謫墮人間將使飽經憂患乃

歸眞耳語畢忽不見國紀乃抱女歸育之時萬歷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即懿安皇后也后生而貞靜家貧甚茹苦耐勞習女紅兼通書史年十三四端麗無雙有來議姻者其人輒大病輟議乃已天啟元年熹宗將舉行大婚禮先期選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銀幣其父母親送之以正月集京師者五千人后亦被選入京內監選女每百人以齒序立內監循視之曰某稍長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瘦皆扶去之凡遣歸者二千餘人數日後又召其留者入諸

女分立如前內監諦視其耳目口鼻髮膚腰領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二千餘人留者只八百人次日又召其留者使自誦姓名籍貫年歲去其聲之稍雄稍濁者只留三百人次日又召入內監各執絲縧量女身材稍不中程又去百餘人復令其周行數十部覩其丰度又去數十人又視其腕稍短趾稍粗者數十俱遣之去留者不及百人乃悉召入內宮選宮娥之老成者引諸女入密室悉解其衣而視之探其乳嗅其腋驗其膚色稍有微疵即去之留者五十人訓

於宮中一月有餘熟察其性情言論剛柔愚智入選者僅九人皆得為妃嬪矣是日司禮秉筆太監劉克敬總理選婚事每見后輒頷手稱嘆選冠其曹引見神廟昭妃劉氏時劉太妃方攝太后寶與諸女款語試以書算書畫諸藝得三人為最上即后及王氏段氏也是時后年十五厥身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佛色若朝霞映雪齒細潔上下三十有八倩輔宜人領白而長乃引至帝所時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矣望之何如妙齡女子以妖豔惑帝封奉聖夫人客氏見

后乃大驚愧心忌之乃謂帝曰此女年十五而已若是之豐碩他日長成必更肥大少風趣矣安得為首選乃指王氏曰此女甚婀娜而帝意屬后乃復請於太妃以決之太妃知帝意乃曰此三女皆姝艷絕倫飛燕王環不能過若論端正有福則推張氏女矣議乃定以后為中宮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封張國紀為太康伯客氏頗不懌然猶朝夕侍乾清宮常謂熹宗曰陛下娶少艾而忘我乎與太監魏忠賢通時導帝嬉遊以固寵時言官交章請遣客氏出宮帝

不得已遣之出未幾帝念之甚至流涕不食遂復召入御史周宗建侯震暘力諫不聽客氏艷而悍與魏忠賢表裏爲奸客氏生日帝親往爲壽諸妃嬪貴瑺皆往賀酣飲三日笙歌喧聒晝夜不絕聲及十月初六日皇后千秋節宮中闔絕例有賞賜忠賢矯帝命一切停罷每日向膳房供客魏酒茗肴饌奔走絡繹中宮有所宣索往往不時懿后素奉佛嘗用白綾閒新桑色綾製衣如鶴氅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呼爲霓裳羽衣又嘗以素綾爲裏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

菩薩妙相知客魏猜嫌日赶每有奸計后必料及先爲之備故終不能害帝嘗召后同泛小舟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以博后之一粲后乃乘間進言勸帝省覽章奏時御講筵以親正直之士勿使羣小得蔽宸聰帝悅曰汝吾師也乃勉自刻勵未浹旬盤游如故矣帝召后同御內操帝自將宦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於左使后將宮女三百人繪鳳列於右以戰爲嬉后心厭之而不敢言數次後托病不至帝乃改命他妃代之終以爲不如后之莊麗帝嘗伺后於浴

宮迫而覩之笑曰汝無瑕如白玉眞所謂玉人也客魏忌后不附已時有河南人孫二犯罪在獄昭以重利使言皇后實所生自幼過繼與張國紀爲養女刑官附和上聞客魏乃譖之於帝謂罪人女不宜玷宮闈當別選賢淑且正國紀誣罔之罪帝乃戲問后曰汝乃重犯孫二之女乎后頰暈微紅默不應良久乃曰上若信浮言妾豈敢久辱宮禁願早賜廢斥帝謝之后起入內帝復從而謝焉手爲后整釵拂衣后乃强顏一笑帝留飲后宮恩寵益厚次日謂忠賢曰皇

后賢淑不愧儒門女浮言不足信也客魏計無所出
乃以重金誘一浮蕩少年引入后宮欲誣以[illegible]媟褻
之少年伏床下夜分后將就寢對燭卸粧少年甫躍
出忽見白衣觀音以手指之少年怖而出拔關欲遁
已暈絕后急呼內監及宮人至令縛之次日將奏於
帝交刑部窮治之忠賢懼入白后請交廠衛訊鞫出
即殺之以滅口帝亦不問久之忠賢復譖國紀縱奴
不法諸事帝命懲奴而讓國紀敕后省愆三日天啟
三年后娠客魏以計墮之帝嗣遂絕客魏購得京師

民女任氏爲養女進之熹宗以閒后寵立爲容妃貌纖麗帝雖愛之終不能奪后寵也後忠賢虐燄益熾矯詔殺楊漣等而裕妃張氏以忤客氏故矯旨賜死宮眷遇害者衆后嘗御坤甯宮召客氏至口操沐音數其罪惡其聲淸朗客氏慚然帝聞而和解之一日帝幸后宮聞后讀書聲帝問何書曰趙高傳帝亦不省忠賢聞之大怒與其黨謀欲誣國紀謀立信王將興大獄以陷后議將成其黨王體乾潛告忠賢曰上凡事憒憒獨於夫婦兄弟閒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

類矣忠賢乃止六年秋使其黨順天府丞劉志選上
疏極論張國紀謀占宮婢釁獄訟諸罪末言毋令人
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斥皇后也賴帝伉儷情篤
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客魏遷怒於光宗趙選侍以其
䁥后於帝遂至正位宮中又怒故司禮監劉克敬曰
何故選此尤物入宮是欲掣吾肘也先後皆矯旨賜
死七年二月復嗾其黨梁夢環劾國紀客魏立勸帝
廢后帝乃削國紀爵放歸田里后免冠去首飾詣帝
拜謝帝轉慰之客魏虎視猶耽耽也五月帝不豫帝

特召皇后侍疾八月十八日帝病篤忠賢謀擁皇后
垂簾聽政而立魏良卿爲攝皇帝又欲誣皇后佯爲
有娠而撫魏良卿之子爲子俟長而立之后堅拒之
時后年二十一魏良卿語其黨曰吾無樂乎爲帝吾
喜近張娘娘娘雖死不憾矣后潛勸帝召立信王帝曰
忠賢告我後宮有娠者二人若生子卽汝子也立之
不亦可乎后潛復苦諫語秘不聞帝乃稍悟召信王
入授遺命王伏地辭后自屛後遽出曰皇叔義不容
讓王乃悟而拜命須臾帝崩時八月二十二日申時

也后傳遺詔命英國公張維賢等迎立信王忠賢欲爲變崔呈秀止之廿四日熹宗大斂后縗麻哭踊如禮死而復蘇者再信王即位是謂莊烈帝忠賢方蓄異謀后預戒帝勿食宮中食謹備之帝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召張國紀還都慰勞之使人見后行家人禮崇禎元年正月尊后爲懿安皇后事以太后之禮居慈甯宮客魏既伏誅其黨入逆案以六等定罪劉志選梁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準子罵母律入重辟初明代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爲伴謂之對食相愛

若夫婦久之妃嬪亦有之惟皇后及貴妃則無后居慈慶宮年尚少總理內監陳德潤暱后美且意寶貨必多乃賄后之侍女說后曰后方盛年先帝見背無繼嗣宮監陳德潤人品俊雅性亦謹厚皇后何不召之入侍使為菜戶用破岑寂諸事亦有所倚託后怒斥之一日晨起方盥面德潤托言奏事直造后前將肆無禮后大怒使人告莊烈發德潤孝陵種菜十四年給事中胡周鼒請上后徽號並一應優崇典禮莊烈帝以國用日絀嘆曰吾之不能盡孝貧也十五年

七月以太子將納妃預改慈慶宮爲端本宮而徙后居仁壽殿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流寇陷京師莊烈帝使人詣懿安皇后宮勸令自裁命不得達后尚未知也十九日昧爽望見火光宮人言內城已陷沸哭如雷皆出走宮門無復禁限后倉皇自縊賊入宮見之以刀斷繩后墜地漸甦爭前欲擁之一賊止之曰吾曩闖人多未見有如此麗人嘗聞天啟皇后之美毋乃是乎當白闖王乃以二賊婦守之后痛哭求死二賊婦慰解之俄聞人呼曰此天啟后張娘娘宮也娘

娘安在乃賊渠李嚴率其黨至矣時諸內璫皆降賊

掌內宮太監以后妃宮人冊獻于闖以貌爲等差闖

賊議分給賊將之有功者各數十人而李嚴得一冊

后之姓名在冊中嘆曰此吾同鄉也嚴本貴公子河

南某科舉人後降賊每托仁義以沽名至是廉得后

所在使宮婢扶后坐正殿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命

其黨嚴守宮門而去及夕后始得從容自縊而崩年

三十八歲御深青織金大袖衣單黃龍袍頭裹皂縠

淡綠裙裝束嚴密異香滿室紅光燭天咸見有仙輿

冉冉上昇良久始杳李巖乃具棺殯諸殿上拜哭而去闖賊既為崇禎帝后發喪外人不知懿安后音耗度必為賊所得矣是時任妃三十五歲盛粧出迎賊曰我天啟皇后張氏也賊酋信之擁去與之狎昵客魏餘黨聞之爭相傳播南都福王立馬士英阮大鋮執朝權南都上崇禎帝尊號並欲為懿安后發喪馬阮陰尼之由是浮言滋甚我

大清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后柩尚未葬太監曹化淳奏

請合葬熹宗德陵任妃出宮後從少年居穢聲大播復語人曰我天啟皇后也事聞於　朝　上惡其行穢賜死內監有識之者曰此非張皇后乃任妃也眾疑始解厥後有舊宮人在民間尚藏張后鳳舄一隻僅二寸許及張后小像一幅瞻視之不啻天仙

裴文達公愛士

洪稚存先生曰新建裴文達公日修賜第在石虎胡同有好春軒公退直所憩也賓客及門下士往來者悉不關白閽人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

中待客一日值歲小除諸人咸詣軒中與公餞歲忽
司閽者至公側耳語公笑曰戶部堂官分飯食銀兩
不可告人耶即命挈一囊來皆庫錠每錠五十兩公
數座中客若而人令各懷其一曰諸公年事必窘聊
以分潤耳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必言人材某人勤
某人幹某人擅文筆是以公掌院則翰林必有駿選
者公管部亦如之皆由
上留意人才亦公推轂之勤也

蔣文恪公愛士

常熟蔣文恪公溥裴文達公房師也亦極愛士旹爲異素地有以薦牘來者察其材可用必留館門下不以人多爲厭一日其門下士遇公於朝謂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公延之乎公曰可明日門下士送孝廉入文恪邸第郎挈孝廉巡歷廳事兩廊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中無人語孝廉曰君行李郎安置此又囑之曰如欲出游必飯後鍵戶出遲則飯不及矣孝廉居公邸中極閒適值五日中秋及歲盡

即有老僕三四扶巨囊至徧入客館呼某帥爺姓名
即送銀一封紅籤書其上曰歲修四十金又一小封
爲數四兩曰此犒從者孝廉館文恪邸二年餘選湖
北一令而去自二公以後風氣漸變非鑽營競進者
及以賄交者不開閤延矣畢秋帆制府亦愛才自言
不及二公多矣惜余生也晚不克登二公之堂

李恭勤公儉德

又云李恭勤公世傑貴州黔西州人以父官江北鹽
大使遂入貲得從九品官後官至兩江總督內擢兵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公爲大學士有言公不由科目出身
例不得入閣乃止余於公爲年家子公嘗謂余曰四
川一省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等供
億奢侈司庫縣庫皆罄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
先操作力崇節儉則元氣難復余飭府廳州縣不得
進省拜年自督署至府縣不得蓄音樂後宴會並不
得矜飾輿馬衣服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每逢
元旦五鼓即起朝賀畢司道以下皆集督署各官廳

余薄具酒饌延司道大小飲乃以饆饠數百無論大小官弁人各四枚曰與爾等充飢俟衆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遞謁司道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路分遠近必奔馳至日昃始歸徒苦僕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請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

至今各大吏有仿而行之者公之功德無量矣

畢秋帆制府

又云畢宮保制府 沅 鎮洋人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公充軍機章京乾隆庚辰會試未揭曉前一日與諸公 重光童公鳳三 皆入直日未昃二公忽語畢公曰今夕煩君代夜直矣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中式可望鼎甲須回寓偃息君書法中下即中式詎有鼎甲望耶語竟二人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闢 上方

欲與屯田及公與二人同中式後　殿試發策即及
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呈第四
人改第一人諸君次之童君在第十一蓋是年讀卷
官秦尚書蕙田奏　殿試佳卷多故進呈有十二本
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充日講起注官
上耕耤田講官侍班與　御座近先是勵編修守謙
侍班日行立欹斜　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奮
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
君代我倘悞我不任咎也公不得已代之翊日

上三推畢回坐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耤田侍班者惟講官四員耳

上宻語云布殺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即出奏曰布穀即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一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即以戴勝降於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

進呈

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公愛士尤篤有一藝之長必

驄將聘之恐其不來孫兵備星衍未第時留幕府久喜罵人一畏中疾之如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即捲堂大散公乃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衆亦無如何也

杭編修澄言

又云杭菫浦檢討世駿錢唐人以舉人試鴻博官翰林院檢討乾隆初

上思得直言極諫通達治體者特設爲周陽城科集諸翰林試之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戇

直末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請量加裁抑觸
上怒擲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
得甚方飯於友處忽傳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
歸先生笑曰即伏誅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
君何恐爲尋得　旨放歸田里故貧以授徒自給主
揚州安定書院幾十年以實學課士服即閉戶著書
不預外事然務賭博學使錢文敏公　維城　盛儀從往
謁先生輿從至望仙橋文敏公遙見先生短葛衣與
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公下輿致敬曰老前輩乃在此

乎先生以扇自障知不可掩卽回面語文敏曰子何
往曰往謁前輩先生笑曰吾宅湫隘不足辱車騎三
肅之文敏乃乘輿去諸少年已逸去有從橋下出者
問曰汝是何貴人亦來此與我輩博耶學憲何禮之
恭也先生笑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客有詰予者曰
文人不修邊幅至此何必記耶予曰誠如若言然近
日士大夫家居日多飾草服出入官廳干預公事以
檢討例之不較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

汪容甫

洪稚翁曰予有三友人一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貧無書日往書肆中翻閱即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員肆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而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即卒人遂以爲中致之遂目爲狂生維時揚州程吏部晉芳與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於衆士會集時大言曰揚州有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指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其一即中

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三人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針砭中謂之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詼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皆讚不去口予弱冠後始識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予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講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服飾者肩輿訪

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謁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謁安否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發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謁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即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謁者爲某先生汝以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既識矣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怒然度不能奈何喪氣而歸及子登第後中有書來曰足下與畺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

虛左以相待乎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三十後不事科舉以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予怪問之中曰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禁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虛谷

武億偃師人以進士官山東博山令時和珅當國久爲封爵計有言山東逆犯王倫實未死匿某處和遣番役數人偵緝遂狐假虎威到處騷擾州縣受其婪索多不敢言至博山縣勢張甚億叱之不服轉肆咆

哼立予重杖山東巡撫聞之大驚立撫他事劾去之直聲震天下聞其成進士後得縣令偶謁上官見其身體雄壯笑謂之曰武二哥來矣億曰我實無兄並非行二大人乃疑我殺嫂耶拂袖而出上官謝失言乃止閻嘗閱其著述及考訂金石諸文又何其才大而心細也

汪二尹籌賑

汪蒼霖錢塘人入貲爲句容縣丞乾隆乙未縣大旱斗米錢數千民至屑石雜米爲食多有死者蒼霖袖

石屑以謁大府求速賑大府素諱災曰汝小官病風狂耶命跪轅門外良久復召入曰汝何狂惑若此蒼霖伏地痛哭求必得請乃出大府允之檄其運米往淮安辦賑其至也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不知倦也以勞調江甯丞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并傲其先皆歙產也相與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輩中曰汝慢矣予實汝之曾大父行也蒼霖怒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中以救獲免

毛海客

又云毛大瀛寶山縣人諸生善屬文然試輒不售五十歲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官簡州知州時賊已蔓延河南川陝矣簡州土匪起而應賊君堅守數月援兵不至城遂陷君駡賊不屈死之君初爲幕府牋奏最工在山東巡撫國泰幕中幾十年泰官京曹時素識君約爲兄弟出官山東即入其幕國性暴戾喜撻人妻子亦不免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嘗面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手刃僕隸得君數言即解君或歸應試則一府中環泣以阻其行勢

不可留則各囊金爲贈君一人試則所獲無算君亦隨手輒盡在幕府日國四鼓即起然巨燭與君分案治官文書日出歸闈內縱淫樂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喜作時文暇則拈一題與君共作君嘗涗之國亦不怒數日後又强邀君拈題共作矣方錢御史澧之劾國泰也　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錢御史馳往確查其弟國霖覘知之覓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倉惶喪魄時署中積金寶無算國乘夜逾入司庫及運司府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尚纍纍公廨

後有珍珠泉頗深遂洗之於泉後撫臣明興閱之遂瀦池倘得金數十萬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寬解之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留此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妾信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又有吳門項直葊者浙江巡撫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毋憂擁妻妾居浙垣仍日事歌舞歡讌旋爲人所發王亦知

罪且不測而積貲太多因密召幕客散給之或三萬或五萬囑曰若無事歸我一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稍出以爲營救費可也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日至王笑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運蹇若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公卽見贈亦不敢受居數日王甘肅冒賑事及捐監充餉事並發卽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匿無影項獨送至京口王又邀之至淸江浦王在舟中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遠送者反在君吾愧不

知君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吾買此不忍舍今以贈君倘蒙　恩宥異日必以萬金贖此硯復賦詩一章以爲勞王入都即伏法後項蘇蘅稍裕感王之雅意別購一室置此硯及詩不一歲室燬於火硯及詩並爲煨燼矣後蘇蘅得王重貲者非暴死即子嗣夭絕無一饗其利者

洪太史曰若國泰若王亶望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腰領復絕徒使已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左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即絕嗣是

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哉

苗逆受誅

同治元年將軍多隆阿之克廬州也僞英王陳玉成即四眼狗率其親兵二千及賸從數萬敗竄北走至壽州投苗沛霖以其曾受僞封平北王之號也四眼狗甫棄廬州去多將軍以勁騎躡之比及壽州賸從者潰散幾盡苗沛霖時居下蔡出墟迎四眼狗執禮甚恭見其親兵二千甚精銳欲奪之乃勸四眼狗駐墟外卑禮迎之入墟歡宴四眼狗不疑也欣然偕率

十餘人來伏兵於廨上擒之送勝帥保營勝乃鋪張
入奏奉　旨押解來京比至延津復有　旨就地凌
遲處死四眼狗見勝帥時勝意欲誘降之四眼狗不
爲屈且引勝帥屢次敗仗爲誚四眼狗既死其親兵
皆降於苗次年僞王之追捻匪張落刑也霈霖引兵
助戰布伏守隘而落刑就擒自以爲建立大功當受
封侯上賞顧自川北道革職後猶未開復無一人爲
之表功者怏怏不得志遂決計反沛霖欲率其黨北
趨中原羣捻將起而應之而蒙城練總李南華助官

兵堅守不可拔蒙城者霈霖之巢穴李南華亦其黨後因嫌隙成仇至是霈霖恐南華之躡其後也乃回師以攻蒙城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率總兵詹啟綸王萬青率師援蒙城畏其兵眾不敢進去而僧王督大軍南來以陳國瑞為先鋒時皖北餘捻已為王所殲薙無遺孽苗黨震其餘威相謂曰苗先生陷吾等於死也陳國瑞兵至連日攻擊屢破其壘匪黨相謂曰先鋒之威尚如此況王之大軍十餘萬乎行見摧枯拉朽耳陳國瑞以大義曉之紙誅苗霈

霖一人餘若反正槪罔問苗黨之心已離而霈霖猶
日事誅殺所恃者脅降四眼狗之親兵千餘人耳中
桀黠者倡議與四眼狗報仇兼覔富貴一日霈霖於
月下登高瞭望形勢欲爲衝奪之舉親兵十餘人自
後擠之遂墜於濠下復以長矛刺之立死舁其尸投
詹啟綸營中啟綸以爲詐不納投王萬青營萬青故
識之細認良是乃大喜遂啟僧邸謂苗逆親帶小隊
來誘我師即陣斬之以邀不次之功並殺其親兵十
人以滅口萬青遂膺上賞並加黄馬褂焉返至高郵

爲及九月闔賊大隊攻甯城丟卒漢兵五千人入城
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丟復會同我軍請其
雖爲人恂恂儒雅和平而識大體十二月我軍之洋
將買脫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
來在紹興之洋槍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丟往權
代之時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
强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聳恿丟乃以打
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替打鳥則出百里外矣旣至
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紹興克復丟

則因揁雜汎地爲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戚公稟顧留之不可覩察與衆紳士籌金萬兩餽之丟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賄贈也臨别流涕爲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不能忘也更有一言相告洋槍隊丁勇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可自衛亦可備意外之警切須記之遂揚帆而去

丟君有功於浙其提督以其國之成例劾之過矣

即云例不可違亦須爲其陳明中國軍務緊急洋

槍隊統帥陣亡官民懇請前往代理之意則必不去官矣如其不聽則英國之例亦呆例矣我國大臣既知其枉亦應奏之 朝廷知會英國為之剖辨方可不愧於心僅以萬金酬之薄矣況彼不受耶設使彼終身廢棄豈不惜哉

壽公有壽

又云諸暨壽春篙先生子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教諭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啖年逾九十祝聽不衰善談論喜詼諧所寮中座無車公不樂

也向來府試例留教官二人監場皆年力強壯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為歉咸豐紀年和太守蔚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曰太守知我尚屬有用之才不是全廢之物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矣人咸服其精神之健會同寮公宴陳子莊蔡二風兩廣文強先生飲酒食肉每進一巨觥則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於陳蔡飢欲死今我厄於陳蔡飽欲死衆俱粲然

啟龍之祥

陳子莊大令云合肥蒯蔗農觀察貢誠篤實古君子也督辦淞滬釐捐余於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於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以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嗣傳於遠近不知何祥觀者日千百人及爵相登第入詞館以爲應之矣今乃知爲兄弟總統師干剷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爲之耶

# 記各國議論

庸間齋筆記載各國新聞報曰英人言從前布國攻奧國之時法國不助奧國所以布得勝而强今奧國無權聽命於布矣今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與俄未嘗助法也後俄國駛兵船於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於黑海布實許之不數年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

德王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於原野殺戮之慘無論即

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擄法主厥功甚偉而按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爲戰陣言之也當兩軍轉戰千里之中居民倉皇奔避其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眞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覩者自今以往非釁起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者罪之

法人署匿名榜以譏時政者意甚激昂内議天津一事曰民教相鬨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爲未足去年民叛其上重

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衆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法君猶以保衞不慎爲言意國之逐布國之禁法國何置若罔聞

英國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友曰作法自斃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敵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議政院云歷年稅務司所呈各物之稅皆日有所

增修印度鴉片之稅向年得銀八百萬磅今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之四川等省廣種鶯粟其製漸精食之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觀此一則而知議禁栽種鶯粟者其計拙也必欲使中國之銀盡泄於外洋耶

布國相臣畢士麻克之言曰國勢之强弱係乎民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爲基先入爲主教人掌院以來四方之民肄業於中目染耳濡受其蠱惑遂至執迷不悟知有教王而不知有

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應請停止各處書院教主攬權之事諸生如有陽奉陰違者罪之

意大利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處皆各處掌教者會集之公所也以教王在羅馬便於朝見之故意王欲斥去教人而先毀其會堂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

布王欲革去書院之例意王欲毀教堂使教人無從托足可謂卓識但新聞紙申敘未明既革矣毀矣是專指天主教而言也郭加特力教天主教廢將何

以教民乎意必行耶蘇教矣卽波羅特士頓教似較勝於
教王之舊令也
西國婚姻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教中神父
前告之願爲夫婦神父雙執其手曰無悔遂偕歸而
成室家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勅議院更定
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於該管官而
成婚教主惡奪其權然亦莫可如何
英國之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蘇教人與天主教
人忿爭各聚數千大戰耶蘇教人升屋數百人飛瓦

下擊天主教人縱火焚之火光燭天三晝夜不息戰聲中雜以椽瓦爆烈聲號哭聲不絕於耳本境巡捕兵及馬步兵四千餘人竟不能彈壓也

現在強中國人從天主教者法國也其實英美各國無不痛詆之中國如能照德意二國之章程嚴行拒絕不獨中國之人心大快卽泰西各國聞之亦大快也法國雖弱近爲德國所敗而制之亦何慮哉設竟有剖目之事有不上干

天怒者哉

未知泰西各國當兵者每月可得銀若干足以養其家否

王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相臣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增之

上國虐政著於歐洲其敗亡可翹足而待今忽有此分傳者未確歟抑善善從長之意歟歐人之著新聞報者亦樂善之人也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五

# 靜娛亭筆記卷五

賀縣張培仁子蓮著

## 鄒中丞厚道

鄒忠泉中丞與友書云來書以僕待人多寛恕而略帶夫瞻徇寛恕二字僕初入仕時大不爲然十年來半由於讀書有悟半由於閱歷有得始决意行之不避太寛太恕之名不可不爲閣下切言之也近日場已成苦海州縣尤爲下流所歸自貽伊戚十之三因事受累十之七爲上者近人情之弊不過恐損

之聲名說官話之與竟是不顧人之死活不顧人之死活而有益於　國事則亦不顧巳耳無益而有損此何爲者也僕竊以爲大處必不可瞻徇小處則可不瞻徇瞻徇以爲巳則私瞻徇以爲國爲人則私而猶之大公范文正曲體人情歐陽文忠細問家事人情體矣而必曲體家事問矣而必細問必如此方饜心切理實在可行也此一層爲近日秉大權持大體者王霸純雜關頭最宜究心愚按此一則議論誠救時之良藥

譚侍御請慎擇言官

御史臣譚鍾麟跪奏為請申明保送御史之飭以肅台諫而慎言路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察臣寮之得先通民情之壅蔽責任綦嚴紀綱宜肅我　朝慎重言路滿漢御史員缺例由各部院保送升補自非洞達治體砥礪廉隅之員不得濫保近來各衙門但計資俸循例咨送不辨淑慝於是賢否混淆言路龐雜或毛舉細故不識大體或瞻狥情面受人請托甚至

招搖納賄顛倒是非種種謬妄難逃
聖明洞鑒夫以風憲之地有此歇法營私之員非特
台諫無色抑且政體有關臣愚以爲整飭於敗露之
後不若審慎於保送之先相應請
旨飭下各部院
衙門申明定例嗣後保送滿漢御史須擇品端守潔
之員倘保送之後有貪污劣迹則原保之堂官分别
交部議處庶幾有所責成而所保不濫有所儆惕而
咸知自歛亦正本清源之一端也臣
愚昧之見是否
有當伏乞

聽嚴責成以重機務　宵旰孜孜求無廢事其極與
廢事者等可痛哭也擬請
皇太后
皇上自今每日召見大學士九卿以下多其起數寬
其晷刻俾得從容奏對剴切敷陳人才心術久而得
見中外政務俱可互證參考以得其實然後執中而
損益之儆惕之心自
皇太后
皇上始則臣工必有改者今之大臣非皆不知時艱

知憂之無益而又覺緘默委蛇之足以取容也則亦孰不戀仕宦之樂而徒自苦哉向者俞寶庭之奏以不敢任咎不肯任怨責樞臣臣以爲此不足以服恭王之心也恭王贊畫樞要有年矣任薦賢任鋤佞非不能自任者者然而兩經責問志氣已少挫矣閱歷已少深矣今之事事調停遷就而恭親王於班列中曾無異同此韜晦自全也非恭親王之本心顧分則懿親有休戚之誼任則樞輔寄天下之重此不可徒以明哲保身也利害較然矣臣甚惜恭親王之得位

專且久不能上下一德垂聲於無窮可太息也伏願

皇太后

皇上推誠委任恭親王責令竭忠盡誠以安危爲己任內外臣工皆有所愧厲嚴憚而不能再蹈前轍庶可回　天怒而固人心何編修金壽亦上疏曰比以災旱不雨

皇太后

皇上下詔自責哀痛懇切稍有人心者讀之皆爲感泣額臣伏思

皇上幼冲
兩宮聽政雖襍衡自上而朔賛則在樞臣凡用人行
政諸大端必商榷而後行樞臣曰可則　旨以爲可
樞臣曰否則　旨以爲否蓋今日之　朝政固無不
自政府出矣試問內外諸臣之進退樞臣豈得無援
引保護於其間能盡諉之於
皇太后乎考之往代遇大災則册免三公今新疆平
則諸臣受賞腹地災而樞臣不受責竊謂樞臣非必
有心悞　國也但外雖勤職中少血誠各省之年穀

豐則聽其豐荒則聽其荒各生之人民生則聽其生
死則聽其死各省之疆吏賢則聽其賢否則聽其否
行下之　部令奉則聽其奉違則聽其違部臣之議
奏准則聽其准駁則聽其駁不知痛癢跋之自然時
局之壞實由於此今山西死亡過半骨肉相食河南
市鬻人肉盜賊蠢動畿輔赤地數百里道殣相望萬
一飢民聚爲民季之流賊微特樞臣爲謀國不臧即
自謀亦拙矣伏懇　訓諭樞臣責以認真改過一秉
至公庶可上格　天心不然雖　宮廷萬分焦勞剋

責而臣下泄沓如故則感格仍恐無期也

寶學士直言

寶侍坡學士廷亦上疏曰竊以爲祈禱誠不可廢而所恃以格 天者惟在實心行實政耳 宮闈敬愼非人所及知竊願
皇太后黙自省察歷年以來有無侈汰苛刻逆豫臆愈足以上干 天和之處有則力改之不可因成事不說遂自回護尤必當見諸實事不可但以遇災修省託之空言將天變可畏存之於心時懷戰兢恐懼

之念至誠所積自能感通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今事事廢弛弊不勝指姑言其大端蓋有二而一曰
不知緩急一曰有名無實臣工有言必飭部議部議
必駁幸而不駁亦必久之始得議准迨發交各省又
久之而始得施行而所行仍不過虛文塞責姑就賑
務言之山西請撥漕糧廹不可待再經陳請始得允
行飢民望賑急於望雨前撥山東漕糧今已數月何
以尚未能齊此皆不知緩急者也更有見小畏難二
與徒知倉儲之足惜而不知邦本之是憂徒知　國

用之易蔽而不知民心之易失此見小也謂切直爲好名相率隱忍謂振作爲喜事相率偷安以雷同爲和衷以諉卸取巧爲練達此畏難也古之民死於虐政今之民死於寬政虛應故事緩不濟急雖有仁政無濟於民之死也古之事悞於新進紛更今之事悞於老成持重畏難則苟安見小則悞大事也最可憫者晉豫二省之民半已餓死而未敢生變亟加賑恤尚恐無濟於事若再因循疲玩坐視不救將聽其盡死耶抑待其生變耶況不肯發京師之常平倉平糶

以安內又不肯留漕散賑以安外守此數十萬石紅粟將安用之設有變動將盡傾太倉豈足供軍儲哉古賢君每值天變匝下罪巳之詔引咎自責愈徵聖德今言者有所指陳不惟不肯引咎且多方粉飾自彌闕失此皆樞臣之深心爲　君文過即以自文立言非不得體恐懼修省固當如是耶奴才所言四弊內乃今天下之通弊上自　朝廷下及內外大小臣工舉不能免伏乞下　詔自責益嚴飭諸臣力除積弊以上回

天怒繼　國事而濟民生民心既順天心亦通若四
弊不除欲治天下難矣方今時事以救荒爲急不揣
愚昧陋陳四條謹列於後是否有當伏乞
飭所司迅核進止宋臣蘇軾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
洪皓曰中道而止則如勿救
皇恩早降一日飢民少死數千否則雨粟縱徧九州
不復能起溝壑枯骸使之重飽賑如不賑濟無所濟
矣夫有仁心而無仁政實惠不能及民苟無敬天愛
民之眞誠徒知減膳羞停筵宴設壇諷經禱祀山川

竊恐人怨不消　天怒難解所請雖殷未必如嚮斯應也三公之疏皆忠懇切直近數十年所未覩也

黃觀察論天主教

漢陽黃海華觀察文琛署衡永道時衡州士民焚燬天主教堂教士訴於京師下巡撫檄道窮治教士隨至氣甚張海華坐堂上列甲士見之士民圜視而訴者至數萬人海華因告教士以眾怒難犯教士懼而退海華乃牒其狀於巡撫曰敬稟者案奉憲臺札開照得湘潭衡州焚燒天主堂一案前將各該縣奏參

摘頂勒限賠修現據湘潭縣禀報業已賠修完竣矣
而衡清兩縣尚未據報興工行令職道嚴飭趕緊查
明禀復等因奉此遵查此案職道甫經到任即據衡
清兩縣士民夏士培等以異類恣橫公懇驅逐聯名
具禀叙述詳明情詞激切當經職道諭以
聖朝寬大柔遠懷來凡屬臣民宜體
先皇帝戢武安民之意恪遵和約不必遇事深求録
批榜示旋據教民李以精郭進德等具呈邀請修復
又經職道飭傳到案曉以利害切實開導該教民等

均各俯首無詞隨聞該教自行集費在於原毀之地動土興修所需工料亦屬無多現已將次完竣而士民並無過問者似覺民氣已和彼此相安於無事前奉檄飭賠修職道審度情形實有難於遵辦之處不得不就管見所及縷晰陳之伏查該教自例禁一弛不肖之徒羣相附和而向之習其教者皆倚爲護符肆無顧忌此間士民受害最酷無不切齒痛恨本年四月遂乘考試聚衆焚燬教堂人逾數萬勢甚洶洶幾至釀成巨禍一旦官予賠修則教民愈驕百姓愈

憤勢不兩立必致激成事端竊恐今日官修明日民燬一經橫決收拾爲難當此時局艱難邊釁既不可開人心更不可失職道爲顧全中外大局起見理合抄錄原呈稟賚呈覽衡人稟詞云呈爲異類恣橫人道淪胥籲懇驅禁以除亂本事竊維天主教者肇自明季西洋人利馬竇湯若望等先後闌入中國浸淫而各省有天主堂我　朝革故鼎新燬其堂焚其書凡傳教習教者皆罪所不赦何圖夷人久沐
聖朝無外之化得互市之利猶復包藏禍心傳教植

篡髮逆囚之假天主教名號揭竿而起流毒半天下至庚申八月之變普天同憤而彼教無天無聖無祖宗無父母乃至無人道矣天一而已以主宰言則曰上帝彼教變其名曰天主妄作妖書詆毀孔子凡入教必斧其祖宗木主稱父為老兄母為老姊敗理蔑倫一至於此君子之道造端夫婦風化所關莫先於此乃彼教既招引其夫必牽誘其婦受以媚藥誑為仙丹使其慾火中燒得就淫媒一經交接則本婦視其夫即生厭惡且生女不嫁留侍教主天地之中生

人爲貴乃彼教蠱迷從教婦女其器而浴採討陰竅
以取血髓吸取幼童之腦女之心教民將死必有教
主到家屏退其家中侍疾之人剜目剖心爲外洋僞
銀之用隨以繒布束尸促入棺殮其傷天背理一至
於此設使彼教終得行於中華則數千年衣冠禮義
之邦皆將化爲倮蟲之類以供其宰割豈不大可痛
哉而
聖朝寬大勉就和約以致法禁稍弛教主之來昔以
微服今則輿馬矣傳教禮拜昔在鄉曲今在城市矣

勾引之徒昔皆細民今間有士人矣凡平人人其教者予銀十兩生監以上予以如援例報捐之數教民之在別省者不得盡知而在我衡州則怪怪奇奇難以悉數姑舉其昭彰在人耳目者言之軍興以來籌餉捐輸雖僧道流腐莫不踴躍奉公而教民則一毛不拔素行不法之張道榮案發收繫一投彼教即有夷目來爲扛護官府即釋不敢問更可駭者去年春間頒行和約之後教門男女羣聚於天主堂者日以千計大揭通衢將毀城隍廟築道友堂毀學宮奉十

字架伊教大行迁孔當廢等語又稱刦數亦天主所遣長髮兄弟們乃奉行刦運者也衡州人多充當官勇將來必遭屠戮之刦若輩日可得言吾民耳不忍闔衡民與教民斷無兩立之勢義憤所激雖事涉專擅而情可哀矜恭逢大人下車之始修明政治整飭綱常是用瀝血合詞公懇作主云云見朱香生雜記

挖眼等事如果獲有實據毀其屋誅其人實為必不得已之舉並可明告寰宇各國其議其理其正其罪若冒昧為之而不能得其實據則轉予彼教

之曰實日來洋人恃强漸有凌虐華人之勢未必非此等冒昧者激之於先也此稟語稍激錄之以志民風

俄官明理

瞑菴雜識曰天津之變由實在夷初津人王三倚天主教橫恣以爲民害時有訛言教堂引誘婦女至令久在堂內不想回家用藥迷拐嬰孩剜去心目等語究無確據而民有擁入教堂到處搜撿以驗其有無者法領事豐大業怒甚親至通商大臣署中控訴發鎗轟震堂宇崇大臣厚婉勸之歸適天津令前來彈

壓居民從之者數百人大業疑合之以衆相脇也發
焰摯合悞殺其僕衆大怒其焚教堂殺其徒二十一
人諮曾相往治曾相心知其故而是時大亂初定力
不能戰乃奏劾守令二人於戍其實保全其性命也
雜捕市井無賴之徒數人治之俄羅斯使臣來告曰
華人與法人鬨悞殺俄國之人係無心之故今又殺
無辜以償是重悞也俄國六人之命請毋抵償乃斬
十五人以徇

同治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設立同文館候選知州楊廷熙上疏論之疏太長節錄於此疏云前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開設同文館專用翰林進士恩拔副貢少年科第之員延西洋人教習天文算學以爲製造機器之用臚陳六條俱奉 旨准行伏思我中國自羲軒堯舜以來聖賢代興或仰觀俯察開天明道或纘承紹述繼天立極體之爲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爲帝典王謨聖功賢學之準所以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爲精言數學者中國爲最如

渾天儀大元洞極潛虛星紀九章三率周髀皇極經世諸書相繼而起恐西洋之講機器者未必如此幽深微妙又况中國為人才淵藪數理精蘊 國朝二百餘年時憲無失閏之譏是此時之天文算學較歷代為尤精也原奏稱製造輪船機器苟不藉西士為先導使講明機巧之原制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徒費錢糧原奏稱論者不察必以臣等為不急之務第思此時當務之為急者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近日洋人伏於肘腋間

朝廷宜憂勤惕厲奮其神武近責樞密大臣正本請
源條例無益者除之免胥吏弄法黜陟無實者駁之
免督撫擅權紀綱一振政令自行洋人雖衆機器雖
利斷不能肆行無忌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汲汲以求賢爲念督撫舉劾屬員似
當臚陳事實今則於
大計卓異及干六法之列擬一二語爲甄敘其人即
可遷擢一二語爲疵咎其人即應罷斥無怪彈章薦
牘顛倒是非不足以示勸懲且資格既限難於自效

賢才所以登沉抑官祿太薄無以養廉士大夫所以荒嬉業藝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而獨舍人事而習天文數學乎原奏稱招取翰林進士五項正途京外各官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科甲人員讀聖賢書將以致君澤民為任一旦使之師事敵國竊恐朝夕相聚西人人或懷私挾詐施以蠱毒飲以迷藥遂終身依附於彼昏瞀不醒習其教而牢不可破而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原奏稱事屬創始立法宜詳欲嚴課程必須優

給廩餼欲其鼓舞必當畧予升途竊思賞罰爲驅馳天下之大柄賞罰宜公豢養宜厚豈僅同文館一處行之哉近日陝甘滇黔賊風正熾軍衆飢譁屢告京外大小官員廉俸裁撤使之枵腹從公殺賊立功者不稽核眞僞於先而苛求出身於後特開捐免保舉之條此賞之不信也因罪罷斥者不追咎於旣往予自新於將來有加倍捐復之例則罰之不當也而且過缺存遇缺之名即用無即用之實茲惟於同文館厚廩餼廣升途何明於此而暗於彼也原奏稱外八

之物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定此言尤屬偏見專擅
挾持啟
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自古帝王務在循天理順人
情故考言詢事執兩用中而後成爲大知若事必不
可行而行之人言浮動置若罔聞尼阻者獲愆諫諍
者被譴則又安石之行新法秦檜之主和議大抵加
此也其後禍及天下害貽數世何莫非膠執擅權獨
行獨斷之所致哉伏見
兩宮皇太后遇事虛衷詢問不拘成見茲於同文館

之設創制非宜謹請收回成命以杜亂萌而端風化
近因人情疑懼議論紛紛實有不能已於芻蕘之獻
者因故越職言事之罪在所不免謹冒死直陳
同文開館當局不得已之苦衷天津之戰我軍未
獲全勝泰西人未受大創則多所要求矣古兵法
云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兵之一事未易言也一轉
移間恭邸虛懷積誠以感之仍歸和局厥功茂焉
而泰西人向來志在通商和亦可恃機器之妙雖
自炫其長而兵法精意不屑祕而不宣必欲公之

宇內且以助我平寇亦足以稍解昔年之怨矣當局之意以爲同文諸館互相師友則中外一家彼既獲傳其技且廣播其美名從此聲氣足以相通局勢足以聯絡亦不得已之苦心也我聖賢廣大精微之旨亦將漸及於泰西見六經而心醉越萬里而心爭從有日也楊君此奏夫亦未悉當局之苦衷歟然當今之世亦不可無此一篇侃侃之論以折服遠人耳目疏中之論時政之弊亦間有可采者當局聞之亦可漸次以挽其弊也

夢園雜說

方子箴都轉夢園雜說中多見道之言今摘錄數則於此

喜新厭故人之恒情新者未必常新也趨利避害人之通病利者未必常利也舍難圖易人之積習易者有時不易也棄拙取巧人之故態巧者有時不巧也天下事必謀其新者貪其利者擇其易者爭其巧者於是新者轉故矣利者反害矣易者忽難矣巧者旋拙矣夫亦何事乎更張何待乎瞻顧何尙乎粉飾模

稜也哉

當大任者，毋好名，毋忌才，毋偏聽，毋自是。好名者矯廉，忌才者吝賞，偏聽者信讒，自是者府過。要在抑其心以平己，持其心以待人，公其心以待物，虛其心以應事，則名可不居，才為我用，偏私之萌盡絕，是非之界益明。雖政務殷繁，簿書填委，舉而措之裕如也。然而能除四弊者鮮矣。

用人之道，無過量材器使，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使材不器使，則其材弗顯；流不知節，則其源易涸。大

抵一悮於徇情面再悮於尼資格一失於徇私黨再失於多濡扈天下何嘗無人何嘗無財特患有人而不善用之有財而不善理之則巧詐者進樸訥者退矣積儲者少蠹蝕者多矣脫弗早思變計其勢尚可支乎

理財用人兩事也究竟重在用人苟得其人則萬事皆治理財其一端耳

人各有本來面目自少而壯而老不可變易也然大地究如一戲場爲丑爲淨爲生爲旦傅粉塗朱全失

本來面目則人之由寒賤而躋貴顯者求其不改面目蓋亦無幾豈特面月哉始而儉繼而奢始而謟繼而驕始而坦率繼而深險始而聰明繼而昏憒性情與面目俱改前後不啻兩人誰敢發其覆者反不若優孟衣冠足以警世而厲俗也安得當頭棒喝俾合一反其本來耶

作者亦貴人也意其見貴人多矣故發爲此言雖近於激殆欲此等人見而知改耶

維持風化莫如理學一途自世有假理學出而小人

皆得冒爲君子焉即君子亦采其論說重其品詣信以爲真而不知其僞也而天下事卒爲所悞君子猶姑容之以爲賢者之過君子爲小人所愚君子遂與君子爲難彼固小人之尤也胡君子受其牢籠任其蠱惑而漫無覺察歟

假道學之覬興於明中葉啟禎之代更甚衣鉢相傳至今益其規行矩步全裝道學之迹始則詐譎以沽名繼則外托道學中實營私矣且變幻莫測即有爲人勘破者而彼之高爵厚實祿坐富已久

矣天下之爭陰爲所傷者不知凡幾校之貪縱之徒一見卽知其爲小人者更屬難測作者故太息痛恨於受其牢籠者也

閱歷不深不識人情世故我將何以處人閱歷太深熟於人情世故我又失其爲我當知我與人周旋不可無人之見存我與我周旋不可有我之見存無人之見存我之待人也必鄰於刻有我之見則我之自待也反病其寬此中蓋有學問非閱歷之所能盡也